

# 日本小学课本中有介绍荣氏创业的故事

4



傅涌 著  
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作者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,用平实的语言详细记录了明清开始、经历民国时期直至中国建国的一段时期内,中国本土企业家的成长及兴衰。书中用6个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实业家的事迹,来追寻近代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商业传统,其中包括了张謇、荣氏兄弟、范旭东、穆藕初、刘鸿生、卢作孚。

## 上期回顾

荣宗敬说自己年轻时崇拜张謇,认为只有多办工厂,发展工业,才能“杜侵略”、“抵外货”。1900年,荣家经营的广生钱庄盈利颇丰,他们决定置地办面粉厂。1902年2月,保兴面粉厂正式生产。1903年,面粉厂没有大的起色,合伙人朱氏提出退股。荣氏兄弟增股,成为最大的股东。

## 传奇人物

### 自办纱厂开机就盈利

荣氏兄弟在面粉业大展身手的同时,在纺织业也得到起飞的机会。早在1905年,他们就同族荣瑞馨等人合伙,在无锡办了振新纱厂,1907年2月开机,所产“球鹤”纱曾经风行无锡、常州等地,可以与日纱名牌“蓝鱼牌”相匹敌。

荣德生担任振新经理,有意扩大振新,甚至想办4个纱厂,从无锡发展到上海、南京、郑州,将3万锭扩大到30万,1914年秋天他到原料产地郑州选好了厂址,但他没有决策权,董事会上听了他的想法,其他股东惊慌地说,照这样赚钱,股东永无希望拿到现钱。他回答:“要拿大钱,所以要生产,照3万锭能赚几何?”而当时的纱厂还没有一家超过3万锭的,所以在大多数股东眼里已经很大。此事堪称企业史上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”的故事。就在此时,大股东荣瑞馨指控他账目不清,甚至打起了官司,虽然荣德生打赢了,但合作很难继续下去,最后荣氏兄弟选择退出振新。

申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,全称是“申新纺织有限公司”,资本以他们兄弟为主,共投资30万元。1915年,他们买下苏州河边周家桥24亩地,一个废油厂的旧址,四周一片荒地,没有街市,连马路也没有。等到申新出现,附近才陆续有了店铺,土路也变成了柏油路,周边的繁华从老照片上可以感觉到,厂门前两旁的行道树虽然是新种,但店面楼房却很气派。

申新开办,赶上了中国纺织业乃至整个工商业的黄金时

代,开机就盈利。1917年,他们买下日商“恒昌源”,改名申新二厂。中国自有纱厂以来,华资企业被外资买下的屡见不鲜,外资纱厂被中国人买下,荣家几乎是唯一的,这也是中国棉纺工业史上华商纱厂购并日商纱厂的唯一一例,成为当时华商纺织界的荣耀。1919年,他们集资150万在老家无锡筹办3万锭的申新三厂,因为荣瑞馨不希望振新纱厂的卧槽的旁有他人酣睡,从中作梗,费了一番周折,靠了张謇的帮助,江苏督军齐燮元关照无锡当地县长,好不容易才办成。却因为世界大战,他们订购的机器姗姗来迟,到1922年1月31日才正式开机出纱。申新三厂横跨无锡的梁清溪河两岸,东岸是纱厂、布厂,西岸是公事房、职员宿舍,及发电、轧花、修机等部,有桥相通,南通太湖,北邻运河,离铁路线很近,位置很好,设备精良,鼎盛时有工人6000、职员120多人,许多管理制度的创新、劳工自治区等都由此试验。

### 在上海造起气派办公大楼

有人说,面粉和棉纺对于荣家,如同车的两轮、鸟的两翼,相辅相成,相得益彰。1903年保兴改为茂新时,资本不过5万,到1922年已拥资1043万,19年中增长207.6倍,其中荣氏兄弟俩占全部资本的70%以上,面粉厂从一个发展到12个,有员工2025人。截至1921年,荣家的纺织厂也从1个发展到4个,有10850名员工,19万纱锭,日出纱500件,布6000匹。与1918年相比,1922年

全国棉纺业的纱锭数增加了1.1倍,申新是9.4倍,全国织布机台数增加了1倍,申新是1.7倍,占有全国民族资本纱锭的20%,布机的28%,成为中国纺织业当之无愧的首席代表。

1919年,荣宗敬在上海江西路58号买下2.8亩地,1921年造起一座英国城堡式的办公大楼,称为“三新大厦”。建筑耗资35万巨款,由各厂分摊。此前,茂新批发处先是附于南市的广生钱庄,后迁到三洋径桥临江里,没想到20年后,茂新、福新、申新总公司有如此气派的办公楼,这在当时还是少有的,大概只有大同集团在上海建的南通大厦可以相比。2008年1月的一个黄昏,我在江西路上找到这幢见证了荣氏企业盛衰的三层办公楼,即使今天看来规模仍然不小,因为顶上插国旗的小塔楼消失了,我一时心存疑虑,仔细对比了老照片才敢确定。

《茂福申新卅周年纪念册》上说,总公司的地位如同人体的头脑,各厂是“五官百骸”,总公司对各厂一视同仁,希望它们平均发达。他们的关系比唇齿还要密切。总公司下面主要有两个账房,一个外账房,办理进货、出货的手续单据,并向各厂汇报,另一个银账房则专管银钱出纳和资金周转。茂新、福新、申新各厂分别经营,会计独立,各有股本,照股分红,厂长总揽厂务,分别负责,但各厂的采购和销售成品,都要通过总公司,总公司简直就是申新的花纱布市场和福新的面粉市场。那时的电话号码很杂,无锡茂新一厂、三厂是两位数,二厂是三位数,济南茂新四厂是四

位数,福新、申新各厂的电话有三位数,也有四位数。茂新面粉、福新面粉、申新纺织总公司的电报挂号是5399,总经理室电话1053,总办事室和储蓄部2538,五金部6293,银账房4584,规模和做派上俨然都已是一家现代型企业。苏州河畔,荣氏企业星罗棋布,市场遍及全国,远到海外。

### “衣食上拥有大半个中国”

每天中午,上海的各厂长一定都要到总公司向总经理请示,总公司说到底就是荣宗敬个人集权的体现和他威望的化身。48岁的荣宗敬第一次在可容纳上百人的会议厅开会时,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。国内舆论界把荣氏兄弟誉为实业界的“骑士”,日本的小学课本中有专文介绍荣宗敬自强不息的创业故事,他豪气万丈地说:“从衣食上讲,我拥有半个中国。”一贯低调谦虚的弟弟也不无骄傲地说:“事业几满半天下。”

1921年以后,中国的纺织业开始走下坡路,从这一年到1931年的10年间,华商纱厂改组、出租、停工、出售、归债权人接管的共有52家,荣家却不断收购或添资扩厂,从1925年到1931年的6年里,申新从4个厂扩展为9个厂,我称之为中国企业史上独具魅力的“荣宗敬速度”。1925年4月,穆藕初创办的德大纱厂归了他们,改为申新五厂。1929年1月,他们购进英商东方纱厂,改为申新七厂。同年,他们在申新一厂旁边新建申新八厂。1931年初,他们又买进有6.9万纱锭的三新纱厂,改为申新九厂。同年10月,买进上海厚生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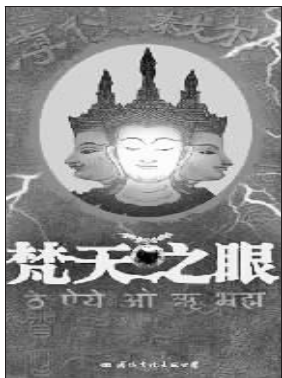
厂,补了申新六厂的缺,原来的六厂是在常州租用的。申新9个厂纱锭达到52.15万,布机5000多台,雄踞全国纱业首席。这一年荣宗敬59岁,离他50岁50万锭、60岁60万锭的宏愿已不远。几十年后,黄裳到无锡采访荣德生,还在访问记里感叹:“申新已经有了九厂,振新却还是振新,寂寞地留在了无锡。”

申新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,是荣家“面粉大王”地位已确立,老牌的“阜丰”等都被甩在了后面,加上原料小麦不足,国产小麦只能满足半年生产,洋麦供应也只能维持两三个月,本国的面粉厂生产力已经过剩,这一块不再发展。福新曾计划办第九厂,在上海买了100多亩地,靠近铁路,水陆交通发达,厂房图纸也出来了,但计算下来,还是原料供应不上,最后放弃。纱厂方面则还有发展空间,而且竞争激烈,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在中国开了许多纱厂,外资纱厂的纱锭远多于本国资本,喧宾夺主,雄心勃勃的荣氏兄弟有意顶上去,不断扩大申新规模,增强跟外商的竞争力。

申新的“人钟”牌棉纱成为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标准样纱,人钟纱、人钟布、人钟线一度风行,申新的自办刊物就叫《人钟》。“人钟”牌受到欢迎,市场上出现了假冒,申新曾发表启事抨击鱼目混珠、以伪乱真的恶劣行为。申新厂多,有的好货色不愿用各厂公用的“人钟”商标,纷纷自创品牌,“宝塔”、“铁锚”、“龙船”、“仙女”、“美人”、“四平莲”、“好做”、“特别好做”等相继出现。

# 沈默找到太爷爷所留地图上的洞葬悬棺

5



蒲岸 著  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泰戈尔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《吉檀迦利》里,竟藏着一个秘密!近百年里,凡是研究这个死亡命题的人,无不死于非命,夏青也不例外。夏青教授的学生沈默和女儿夏晓薇,开始四处奔波,试图找到揭开这个谜底的关键所在,然而他们所到之处,被访问的每个人都神秘地死去了,而在他们的背后一种神秘力量带着死亡也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……

## 上期回顾

沈默和夏晓薇正准备前往巴沙苗寨寻找太爷爷李敬的踪迹,可是爷爷沈鸣谦和吴伯寅又相继被害,爷爷临死前也写下“沙漠玫瑰”四个字。沈默一行忍着悲痛到苗寨找到阿雅,阿雅给了他们一张李敬留下的地图。而这时他们又接到电话说夏晓薇进了精神病院。

## 悬疑小说

### 三个血手印

“喂,喂,喂……”夏晓薇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,回拨也无人接听。她焦急地冲易龙喊:“去贵阳市精神病院,我姐出事儿了!”沈默回头着急地问:“晓薇怎么了?她怎么会在贵阳?”“我不知道!”

易龙疑惑地问:“贵阳精神病院?我知道贵阳有两家和精神病有关的医院。一个是贵阳市精神病防治康复医院,在云岩区麻冲北路。一个是贵阳市精神病人福利院,在云岩区百花山路。能确定在哪一家吗?”沈默拨114查询,然后对易龙说:“麻冲北路。”易龙猛踩油门,汽车加速向贵阳奔去。

华灯初上,雨中的麻冲北路车来车往。大切诺基从鹿冲关大道拐进麻冲路,没走多远却突然来了个急刹车,后排座位上的夏晓薇和林涛齐声尖叫起来。易龙吼道:“都别动,等我回来!”沈默从副驾驶位子上直起腰:“你要干什么?”易龙指指反光镜:“你看!”沈默一看,镜子上映出车后有两个男人扭着两个女子,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。其中一个女子,纵然化成灰沈默也认得出来!沈默热血上涌,一把推开车门:“是晓薇!快救人!”他大步冲进雨中。林涛也跟着下车。易龙说:“好!我负责打人,你们俩救人。要用最快的速度回到车上等我。”又对夏晓薇说:“你呆在车上别动。”

易龙跳下车,几步冲上前去,一拳砸在一个男人的脑袋上。那人猝不及防,结实实地挨了一击,松开抓住夏晓薇的手,砰的一声倒地。另一个男人放开王小翠,朝易龙扑来。沈默

大喊:“晓薇跟我走!”他上前拉着夏晓薇就往车上跑。王小翠爬起身来跟上。林涛冲过去,对着刚刚被易龙打倒在地的那人一通猛踹。

易龙闪过一击,对林涛喊:“小子,快走开,别误事!”林涛闻言转身,跟在王小翠身后向车子跑去。地上那个男人爬起来,从后面夹击易龙。易龙左闪右避,直到众人都已上车,这才冷声一声,瞅准空当,凌空飞起一脚,正中一个人胸口,然后转身一个连环腿,左脚一甩,踢在另一个人的脸上。两个男人瞬间就被打得晕头转向。易龙迅速转身回到车上,一踩油门,大切诺基疾驰而去。

车子拐出一条小巷,夏晓薇和王小翠浑身透湿,惊魂未定,犹在喘息。夏晓薇问姐姐怎么会来贵阳,精神病院又是怎么回事?

原来就在夏晓薇和沈默去贵阳的那天早上,夏晓薇在卧室里对镜梳妆时,突然看到自己原本白皙水嫩的脸上出现了一片色斑,她用手去擦可是擦不掉。不仅如此,那颜色居然越来越深,色斑越来越大,一下子就把整个脸都遮住了——那是个血手印!连五根手指上的纹路都清晰无比!

后来,她又在王小翠、田野脸上也看到血手印。但其他人发现他们脸上干干净净根本没有血手印。就这样,夏晓薇在田野的安排下,坐飞机来到贵阳,住进贵阳市精神病防治康复医院。

王小翠心有余悸地说:“来贵阳之后,大小姐就被关进医院,我陪在大小姐身边。从那以后,田先生就再也没露过面。大小姐的所有事情,都必须

征求那两个男人的同意,后来大小姐就想逃出来……”沈默插嘴问道:“两个男人?是刚才那两个人吗?”王小翠说:“除了他们还能有谁?”夏晓薇突然变得狂躁不安,声嘶力竭地喊:“不!不是他们!还有两个!”车上的人都被她吓了一大跳。王小翠说:“大小姐,你看错了。就两个,就是他们俩!”夏晓薇急促地喘息着说:“不!你撒谎,你在撒谎!你和田野是一伙的,你们合伙来害我!”王小翠尴尬地看着夏晓薇,有些委屈地说:“二小姐,这些天,大小姐一直都这样……老说田先生和我在害她……医生说,这是精神分裂症。”夏晓薇若有所思,没有说话。

一行人来到安顺,在红旗旅馆住下。他们本来打算次日就起程,没想到,这天晚上夏晓薇开始发烧,躺在床上,像一摊泥巴一样软弱无力。这样的病人没法上路,沈默只好临时改变计划,留下林涛和易龙照顾夏晓薇,自己和夏晓薇乘火车先走,等夏晓薇病好之后,再到石门坎碰头。

### 太爷爷的宝藏

在前往石门坎的路上,沈默和夏晓薇被当地人绕了远路,竟被后来的林涛赶上,折腾了几天,终于来到石门坎。三人决定休息一晚,明早开始根据太爷爷留下的地图,去找“洞葬悬棺”。第二天一大早,三个人全副武装地进山了。因为李敬的地图画得很详细,几个小时后,他们很顺利地找到图中标记黑点的位置——老鹰窝。这儿是万丈绝壁,中间有一块巨大的岩石突出崖外,

远看就像一只被岩石夹住尾巴的老鹰。沈默和林涛两人分头去寻找洞穴,留下夏晓薇看守营地。

两个小时,林涛和沈默一无所获地回来了。林涛仔细将地图和眼前的地貌进行比照,突然猛拍大腿,激动地高叫:“对了!你们往上看,看到我们头顶上这一大片石头没有?头顶上这一大片!其他三个方向都没有山洞,那么,只有一个地方可能,就是我们头顶这片石头的上面!这上面肯定是一片平地,山洞十有八九就在上面。”沈默仰面看着那片石壁:“这怎么能看得去?”

林涛又在收拾一堆沈默和夏晓薇闻所未闻未见过的东西:“这叫安全带,这叫机械塞,这叫保护器,还有上升器、下降器……这都是攀岩的必备武器。实话告诉你们:我是从江县的攀岩冠军,凯里市的第三名。这点活在我眼里,那是张飞吃豆芽——小菜一碟!”林涛开始武装自己,然后又帮沈默系好安全带。“哥,我先上去了。你注意看我的动作。我上去时会依次将机械塞打进岩缝中,你上的时候会轻松些。别紧张。”

林涛开始熟练地攀岩。不一会儿,对讲机里传来林涛兴奋的声音:“哥,姐!我上来了。真的有个山洞!”

沈默大为振奋,沿着林涛设置好的路线爬了上去,上面果然有个山洞。林涛点燃一个火炬带头走入,洞穴里幽暗潮湿,但脚下还算好走。在火光的映照下,一级级的石阶浑然天成。一种奇怪的味道在洞中飘忽不定,越往前走,那味道越

重。不知走了多久,前方豁然出现一座石室。放眼望去,高高低低的木架,一具具悬棺,棺材就摆放在木架之上。沈默脱口而出:“洞葬悬棺!”

对讲机里传来夏晓薇的声音:“考拉!有什么情况?”“洞葬悬棺!晓薇,我们找到洞葬悬棺了!”沈默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,“可还没有找到有用的东西。一会儿有情况我会及时告诉你,就这样。”说完,他关掉了对讲机。

地方是找到了,接下来怎么办呢?林涛想把棺材一一撬开,沈默坚决不同意,说那样会损坏文物。

眼前是十三具棺材,六横七纵。横向为五一—三一—二,第四行的三具棺材和第五行的一具棺材之间相隔很远,第五行的一具和第六行的两具呈等腰三角形。纵向为四—一—二—三一。沈默自言自语:“二郎搜山……二郎搜山!没错!《适情雅趣》第403局!太爷爷这是摆了一个残局棋谱。一定是在那儿!”他快速奔向第一行和第四列的交汇点,那是黑方的将位。棺材的一端和木架之间似乎有些空隙。沈默招呼林涛过来,一同将棺材的一头抬起,沈默腾出一只手伸进棺材下面,果然摸出一样东西。两人轻轻将棺材放回原处。

沈默手里是个黑色硬皮笔记本。毫无疑问,这是太爷爷李敬留下的墨迹。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有一行较大的字:青铜兽钮莲花纹的另一半钥匙在巴沙。沈默定了定神,重新拿起那本笔记本,翻阅起来。太爷爷李敬的故事,像一场老电影一样从他眼前一幕幕闪过。